

分类号_____

UDC_____

编号_____

華中師範大學

硕士学位论文

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

学位申请人姓名：高建伟

申请学位学生类别：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

申请学位专业方向：社会学

指导教师姓名：李亚雄 副教授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Fart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M.A Degree in Law

By

Gao Jianwei

Postgraduate Program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upervisor: Li Yaxiong

Academic Title: Associate Professor

Signature _____

Approved

May, 2007



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高建伟

日期：2007年6月10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华中师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作者签名：高建伟

日期：2007年6月10日

导师签名：李业雄

日期：2007年6月10日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发布章程”，同意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布，并可按“章程”中的规定享受相关权益。同意论文提交后滞后：半年；一年；二年发布。

作者签名：高建伟

日期：2007年6月10日

导师签名：李业雄

日期：2007年6月10日



中文提要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屁是人类身体功能的自然表达,属于生理现象的范畴;但同时,在日常生活观念中,它又被冠以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和现象,被归入社会忌讳的范畴,为世人所不齿。本文得以立论的根基在于笔者把持这样一个观点:“屁”并不单纯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且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场景具有某种对应关系,或者说,屁行为及现象明显地表现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具有社会学意义。本文首先交代了屁作为生理现象的相关原理以及作为社会忌讳的种种表征。其次,深入分析了屁行为及现象如何从一种生理行为转化为一种社会忌讳的社会发生学过程,从中揭示了这一运作过程的复杂机制,即从无差别的人类行为到更经常地发生在部分社会成员中的行为,再到道德评价中的否定性行为,最终演化成为一种社会忌讳的存在形态。本文认为这个发生学过程来源于权力运作的诡异特性,即两面性、依附性和公共性。再次,探讨了“无所忌讳”的屁行为及现象,认为这种现象本质上反映了屁行为及现象的忌讳存在形态,并与权力运作的诡异特性相联系。最后分析了屁忌讳的前途和命运,指出,随着当代社会某些结构性特征的新变化,饮食将不再成为社会差异的重要特征,针对屁的忌讳具有向自然回归的可能性。

关键词: 屁行为及现象; 社会发生学; 社会忌讳; 社会差异; 权力运作



Abstract

In our daily life experience, fart is natural expression of the human body, belonging to the category of physiological phenomena. But at the same time, fart is supposed to be an uncivilized behavior and phenomena and fallen under the social taboo things. This thesis starts with the author's related opinion that fart is not only a pure physiological phenomena but also a social phenomena, which gets som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cial structure an social context that people are located. In other words, fart behavior and phenomena obviously embodies a kind of social existence, and then it gets its sociological meaning. Then,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social genetic process that how fart behavior and phenomena transfers from a kind of physiological phenomena to that of social taboo, and opens out the complicated mechanism among it, namely, from indistinctive human behavior to behavior more frequently happened among parts of the social members, then to the negative behavior in the moral judgment, and finally evolves a kind of social taboo. This thesis considers this genetic process comes from the err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wer exercise, i.e., duality, reliance and publicity. Then, it probes into the non- taboo fart behavior and phenomena,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existence of the taboo, and it is also related with the err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wer exercise. The thesis finally analyzes the fart taboo's future and fat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fart taboo will probably returns to natural along with the new change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food no longer as the important character of the social difference.

Key words: fart behavior and phenomena; social genetics; social taboo; social difference; power exercise



目 录

中文提要	i
Abstract	ii
一、导论	1
(一) 研究缘起	1
(二) 相关概念	3
(三) 研究方法	4
二、作为一种生理行为的屁现象	6
(一) 屁的形成	6
(二) 饮食与屁的形成	7
(三) 食物种类和饮食方式与社会差异	7
三、作为一种社会忌讳的屁存在	11
(一) 对放屁行为的忌讳	11
(二) 有关屁的言语的忌讳	13
四、从生理现象到社会忌讳的社会发生学	16
(一) 一些解释和问题	16
(二) 屁忌讳的社会发生学	17
(三) 屁忌讳的形成与权力运作的特性	23
五、“无所忌讳”的屁行为及现象与其社会逻辑过程	24
(一) “无所忌讳”的屁行为及现象	24
(二) 对“无所忌讳”的屁行为及现象的一种解释	25
六、结语	27
参考文献	29
后 记	30





一、导论

(一) 研究缘起

在进行此项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常被身边的人提及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会做这么一个题目呢？^①我的回答是“偶然”。起源是某天我在互联网上偶然读到两篇网文，有必要在此将这两篇网文的相关部分予以引载。

网文一：

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一次到省城开会，到省城路途较远，在高速路上要走四个多小时，同车去的有本系统的三十多人。像我这样没见过大世面的能有机会到比较大的城市开眼界，那是梦寐以求的事，高兴的头天夜里没睡好觉，等醒来已到发车时间。抓了个凉馒头一边啃一边向单位赶……可上了车就来情况了，肚子不断地咕噜，只觉肠胃的气体越聚越多。可这是密不透风的空调车啊，我这一屁要是放出去，那得是什么后果啊，不啻于广岛上空的原子弹……我就忍啊忍，在座位上不断辗转反侧，变换坐姿。同座的小李问我是哪儿不舒服，我忙掩饰说，没不舒服，主要是怕大家不舒服。就这样在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一个活人差点让屁给折腾死。^②

网文二：

《天方夜谭》中有个《一屁难忘》的故事，说一位名叫阿布·赫辛的新郎在宾客盈庭的宴会上放了一个响屁。众人瞩目，令他羞不自胜，无地自容，连新娘子亦不敢见，连夜策马出走。几经波折，最后抵达印度，因缘际会，成为国王的侍卫并很快晋升为侍卫长。十年后，乡愁令他辞官回国，历尽艰险后终于抵达家乡。赫辛对当年那个令贺客退避三舍的响屁兹兹在念，遂乔装成教士，暗中打探乡人对他的评价。在第七天晚上，他于一间茅舍外歇脚，听到其内一对母女的对话：

女儿：妈妈，请告诉我生于何日，因为我的友人要为我算命。

母亲：你的生日不难记得，因为那个晚上，阿布·赫辛放了一个轰动全

^① 这个问题其提出本身就绝不是偶然的，其背后隐藏着我们社会生活和心理方面某些奇妙、隐讳的因素。

^② 引自互联网：<http://www.xiangtan.cn/>。



城的屁!

赫辛听后,知道乡人对那个响屁念念不忘,十分沮丧,无颜再见家中老小,再度流浪印度,终隐一生。^①

只因憋了一个屁,让第一位主人公折腾千里;只因放了一个屁,让第二位主人公流浪他乡。尽管东西方文明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征和社会轨迹,甚至大相径庭,但通过这两个故事,我们发现,在对待有关放屁的行为及现象的问题上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即他们都赋予屁行为及现象一种畏惧心理和负面价值。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经验中来,屁——单凭这个字就足以使我们心生恐惧,它在社会生活中通常成为粗俗、不雅、不文明或者是微不足道、没用的等意思的代名词,为我们所嗤之以鼻。甚至在《词海》中,关于屁这个字的解释仅仅只有两个半句的记录,少于任何一个当今社会通用词汇。

以上种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可以初步断定:人类有关屁的行为及现象与人类所生活其中的社会具有某种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隐隐中反对着(或禁绝)我们“身体功能的表达”(考夫曼,2001)。这种强大的力量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反对我们“身体功能的表达”?他又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这种反对或禁绝?如果我们通过对有关屁行为及现象的刨根问底式的分析,或许可以发现社会运作的某些深层逻辑。

如果还有什么必然性原因的话,那就是: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学生,长久以来,“社会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②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的思绪,这既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一切社会学者和理论争辩的对象。我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证明,“屁”并不单纯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也不仅仅是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中一个令人难以启齿的“小角落”。其实,每天每个人都经历的平常事并不是一个平常的主题,“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过程,在建构社会真实性的同时,也产生无法言明的事情,即不能思考最基本的东西。不存在本质上平常而无意义的行动,这些行动只是因为它们被如此表现和设计成社会的基础并且潜入克制的深层的非言说物才变得无意义的”(考夫曼,2001)。我相信,屁就是这样一种“非言说物”。从这样一个“小角落”入

2. 这个故事发生于《一千零一夜》第四百一十夜,题目为“有关阿辛的屁”。在全世界诸多译本中,这个故事被普遍删除,但在李察·波顿爵士的全译本(十六卷)第五卷中保留下来(1964)。本文转引至互联网<http://life.cnwest.com/>,另在道森的《人类排气的文化史》一书中也予以收录。

3. 法国巴黎第五大学教授考夫曼在其所著的《女人的身体 男人的目光:裸乳社会学》一书的引言中提出这一问题:“我期望一种基础研究,挖掘时代生活的根源,而不是被引向社会工程方面的研究。为此,我必须……找到适当的主题——既有独特的理论深度,又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也不是为某种鉴定要求而制定内容的主题,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裸乳作为研究题目的原因。”本文在选题的价值取向上认同并遵循了这种思路。



手，可以相对更容易地界定它的界限，便于进行由浅入深和由表及里的分析。当我们能够完全地捕捉到其现象、特征和运作机理时，我们就能够发现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

（二）相关概念

1. 屁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并于“屁”一字的解释有三点：一是指从肛门中排出的臭气；二是指小，没作用，如“顶个屁”；三是指胡说，没有道理的话，如“屁话”。这些解释基本上是围绕原始意和引申意两个方面对“屁”进行的界定，大致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屁行为和现象^①。我的研究主要从屁的行为和有关屁的言语两个方面入手：屁的行为指生理意义上的肛门排气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称为“放屁”；有关屁的言语泛指社会成员口头表达或书面用语中一切带“屁”字或与屁相关的言语和语言。在本文中，一切有关“屁”的用法除特别说明外都指称屁的行为和有关屁的言语。

2. 忌讳

忌讳的含义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因风俗习惯或个人理由等，对某些语言或举动有所顾忌，积久成为禁忌；二是对某些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事力求避免。在一些研究资料和相关文本中把屁行为和现象指称为一种“禁忌”，事实上，禁忌一词来源于波利尼西亚语中“塔布”一词，其含义有两层，一是指“崇高的”、“神圣的”，一是指“神秘可怕的”、“危险的”、“被禁止的”。马广海（2004）认为，当前学界对禁忌研究有一种“泛禁忌化”的倾向，存在被滥用的危险，许多不具有“神圣性”的事物被归入禁忌的范畴，他建议用“忌讳”一词来替代被滥用的“禁忌”一词。忌讳的形成不一定是以什么严肃的神圣性主题为基础的，任何世俗的理由都可能成为忌讳的根据。出于以上考虑，本文把屁归作忌讳的范畴。

3. 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

在本文中对这两个词的使用并未严格参照当前社会分层理论所设定的概念。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在本文中仅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用来指称社会成员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它社会生活领域的相对差异，也即是一种等级差距。在经济领域，我们可把这两个词替代为“穷人”和“富人”；在政治领域，可替代为“权势群体”和“弱势群

^① 需要指出的是，《新华字典》中关于“屁”字的生理学定义存在一定的偏差，生理学上的屁指一切从肠胃中形成并通过肛门排放出来的气体，但这些气体并不一定都是有臭味的。



体”；在文化领域，可替代为“有教养的人”和“少教养的人”，他们都是这对概念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具体化表述。之所以进行这样“简单”的处理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对于本研究而言，这种简单定义足以达到其所要目的；二是社会分层理论只能对某一类型社会特定一段时间内的社会阶层状况进行实证性分析，而本研究所涉及历史跨度和空间跨度均比较大，难以采用社会分层理论的相关概念模型和统计数据。

（三）研究方法

1. 文献参考

着手本研究始，最大的困难首先来至于相关研究及成果的奇缺。或许是出于“屁”仅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小角落”的原因，或许是出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它是一种“非言说物”的缘故，对此主题进行的相关研究微乎其微。最直接的资料为吉姆·道森所著《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文化史》一书。在这本著作中，道森收录了迄今为止学界有关屁现象和文化最为全面的人类学资料，成为本研究起步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国际互联网有关屁的几个网站^①，这些网站提供了英美学界对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及有关屁的逸闻趣事。当然，直接参考文献的缺少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以福柯、布迪厄、考夫曼等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学术实践，为我们分析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的“小角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及相关认知方式和分析工具。福柯通过对精神病史、性史、临床医学及监狱史的研究精辟地揭露了规训社会微观权力的运作方式，布迪厄对阿尔及利亚社会人生活模式的研究及其对惯习、场域、社会资本等一系列概念的运用与分析，考夫曼对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描述及其不拘一格的研究切入点等^②，都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了我们对屁行为和现象的思考。因此，与其说这些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指导了我们的研究，不如说此研究是对其理论在特定领域的一次阐述和印证。

2. 观察访问

出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即一种“不可言说物”），我首先使用了“漫谈”的访问方式，访谈范围限制在我自己最熟悉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圈内，访谈对象包括同事、

^① 这些网站有：“放屁在线”（www.farts.com）、“特蕾西的屁家园”（www.pins.co.uk/upages/tracey/farts/farts.html）、“屁博物馆”（www.angelfire.com/ca/thefamous1）、“国际放屁协会”（www.homemax.com/ifs.htm）等。

^② 相关的著作包括有：布迪厄的《实践感》、《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区隔》、《语言交流的经济》、《艺术法则》等，福柯的《疯癫史》、《性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等，考夫曼的《女人的身体 男人的目光：裸乳社会学》、《夫妻情节》等。



亲人、朋友、学生等。访谈中选择一些很随机的场合（如饭桌上、办公室闲聊中等），不事先设计具体的问题，只在笔者心中有一个大体的访谈框架（实践证明是这一种效率很高的访问方法）。其次，采取了一种可称之为“模式化”的观察方法，此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社会成员关于屁的独特经历或社会生活中关于屁的一些现象，笔者只对他们作为社会成员对屁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感兴趣。换言之，我们需要的是模式化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并抽取其中的背景化主题。因此，对被访谈者的社会地位、人生经历、生活习惯甚至性别、年龄等都作了深入的了解，以期在其中找出某种对应关系，发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3. “卡片”推理

经过以上两个程序的工作，现在摆在笔者面前的是一堆数量庞大又显得十分杂散的资料。逻辑关系就隐藏在这些资料背后，但他们不会自动呈现出来。布迪厄在著作《阿尔及利亚农民对时间的态度》一书时，尝试了一种他称之为“穿孔卡片”的研究方式^[7]，这给予此研究很大的启发。笔者将自己所搜集的资料按条目记录在一堆卡片上（每一张卡片记录一个独立的资料，大致有近三百张卡片），再按“屁的行为”和“有关屁的言语”把所有资料分成两部分，然后反复观摩。我逐渐从中发现了一些共现或对立关系，比如，在孩童时代，小孩子对屁是没什么忌讳的，但长大到一定年龄后，他们却摇身一变，对任何放屁行为及关于屁的言语都予以嘲笑和鄙视。再比如，在上层社会中很少能听到放屁响的声音，而在下层社会一些群体中却用放屁来取乐并获得某些嬉戏性的效果等。随着推理的深入，一些更有意义的对应和交叉关系被发现了，一些临时性的联系逐渐被归纳进一个紧密得多的关系网络中，一幅关于屁的“图解”日益在笔者的思维中呈现出来。



二、作为一种生理行为的屁现象

(一) 屁的形成

放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每天都会发生的生理现象，但屁是怎样形成的却众说纷纭。在拉伯坚博士和施威民医师所著的《一个屁——屁的研究》中详细研究了屁的化学成分。^[8]屁气的化学成分包括氮（约百分之五十九）、氢（约百分之二十一）、二氧化碳（约百分之九）、甲烷（约百分之七）及氧（约百分之四）。^①据此，有人认为，氮气主要来源于咽下的空气，并在屁的化学成分中占据最大比例，因此，屁主要来源于我们咽下的空气。美国著名肠胃医师米高·利维德^②的研究表明，一个正常人每天平均放十个屁^③，成年男性的屁平均有一百一十立方公釐气体（约半个茶杯），成年女性的屁平均只有八十立方公釐气体（约三分之一茶杯）。屁的形成，主要是吃进太多碳水化合物，肠中的细菌无法消受，产生气体。^[9]日本著名肠胃学专家光冈知足^④认为，在大肠内居住着大约有100种、100万亿个细菌。这些细菌的存在使食物变得更容易分解，便于我们人体吸引，但在食物分解过程中会产生有害物质，也会产生气体，这些气体集中起来就成了屁。古代中国人认为：屁为五谷之气，既吃五谷，焉有不放之理。这种认识虽然抽象，但无疑对屁的形成提供了更为综合的认识。^[10]

总结各类说法，我们大致可把屁的形成来源归结为两个方面：1. 人体吸入的空气。屁的基本成分中的氮气和氧气主要来源于咽下的空气。2. 肠内的化学反应。屁的基本成分之中的氢气、甲烷和二氧化碳是肠内化学反应的产物。

^①科学研究得出结论：屁中含有四百多种成分。令人惊讶的是，做这方面研究的竟然是美国太空总署的阿波罗计划。美国太空总署的阿波罗计划竟然会研究屁？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但其实对太空船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的屁中如果含有可燃性气体，而在太空中不加以妥善处理，说不定会在某种情况下被点燃，以致在太空船中引起爆炸或者火灾。此外，太空船是个无法轻易调节空气的密封空间，所以还得考虑宇航员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屁而中毒。太空总署经过认真研究，发现屁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氮、氢、二氧化碳、甲烷、氧等无臭气体，以及微量的氨、硫化氢、吲哚、粪臭素、挥发性氨、挥发性脂肪酸等形成臭味的气体。除了氮、氧之外，绝大部分气体都是由肠内细菌制造出来的（摘引自 <http://book.sina.com.cn/>）。

^②米高·利维德，现任明尼苏达州的明尼波里斯镇退休军人医疗中心主任，他领导着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屁的形成、排放及对健康的影响，在医学领域发表过二百多篇医学论文，大部分与屁有关。

^③不过仅是指响屁，有些可能是气体在腹中发出声响，由于这些气体在技术上未排出体外，因此严格意义来说不算屁。

^④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世界肠内细菌分类学创始人。



（二）饮食与屁的形成

如果分析仅到如此，此项研究便失去了社会学的意义。生活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人都有过以下经历：

小时候，我们村有个人，特别爱放屁，那时主食以吃红苕为主，大家的屁都多，但是他的屁尤甚。^[11]

为什么吃红苕屁就特别多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有一些食物总是特别能使人放屁。科学界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科学研究表明，通常有两种原因能导致腹内气体增多。首先是食入的食物种类，豆类食品、蕃薯、马铃薯、大蒜因为其淀粉含量高而极易在腹中制造大量的气体，多纤维食品、饮料、肥肉等都不易消化，也容易在肠胃中产生大量气体。^[12]据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屁的形成，主要是吃进太多碳水化合物，含碳水化合物多的食物主要有谷类和淀粉类，谷类食物常见的有米、面、玉米等；淀粉类有山芋、土豆、芋头、绿豆、豌豆。^[13]其次，一些饮食方式也是制造气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不良的饮食方式，比如在吃饭时狼吞虎咽，下口太快，把大量的气体压入食道，也容易在肠胃中积存大量的气体。

可见，屁的形成是与“吃”的东西和“吃”的方式紧密相关的，虽然放屁是每个人正常的、普遍的生理现象，但由于所食入食物和饮食方式的不同，却造成了不同群体和个体放屁状况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简单用放屁的次数来表征，或者用一个口头语——“特别能放屁”来表示。^①

（三）食物种类和饮食方式与社会差异

饮食结构和方式尽管有一种客观的自然特性（例如，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食物种类和饮食方式在不同区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是这样的^②），但无可置疑的是，在各社会发展演化的进程中，社会成员间（而不是区域间）在食物结构和饮食方式上的差异却日益突显出来。

事实上，要系统地把这些差异勾勒出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埃利亚斯（1998）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介绍了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上层社会（指宫廷和中等阶级）

^① 在医学上主要是从声音、次数、味道等方面来诊断放屁状况。

^② 例如：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在中国北方形成以面食为主的饮食结构，而在南方则以米食为主；同样，中国人一般都用筷子来进食，而在西北部地区，由于早期居民游牧式生计方式的习惯，“手抓食物”的饮食方式也一定程度地遗留下来。



的席间风俗习惯。

餐具的用法越分越细……在很多场合，不仅每一道菜后要更换盘子，连刀、叉等也要更换。但用刀、叉和匙代替手来用还不够，在上流社会中逐步发展为每一样食物都有一种特定的餐具。用于喝汤的匙、吃鱼的刀、切肉的刀一起放在盘子的一边，用于吃餐前点心的叉、用于吃肉的吃鱼的叉放在另一边。盘子的前边放吃甜食的刀、叉和匙，吃最后一道菜或水果的时候还会送来其它的餐具。

埃利亚斯进一步分析到“贫困骑士的水准往往与农民相去无几”，指出了不同阶层间饮食方式的巨大差异。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更符合我们心理和认知习惯的语段来表明这种差异——即《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中讲述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有关“吃”的趣闻。

凤姐笑道：“姥姥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拣了喂你。”刘姥姥道：“我知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你把茄鲞拣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拣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拣了些放入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①

《红楼梦》一书被认为是真实记述了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生活面貌的巨著，通过对当时不同地位的人（群体）其饮食、娱乐、言语等生活方式的描述，作者建构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差异体系。其中，有关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饮食状况的差异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今天，文学领域的描述是我们今天所能去感知和审视历史上种种社会差异的最好工具之一。同样，通过饮食差异的描述来反映当今社会差异现象

^① 同样的片段在《红楼梦》一书中随处可见，同在第四十一回中，有段关于品茶的情节，更能说明不同社会阶层在饮食习惯和偏好方面的不同，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详述。



的文学著作也屡见不鲜。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书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场景。

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它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从排队的这一片黑鸦鸦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

或许有关社会差异与饮食差异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最直接、有效的证明来自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生活在当代的我们一个基本的经验是：生活城镇的市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可供选择的食物种类是相当不同的，在农村的饮食中^①，谷类和含淀粉类食物占很大比例，这些食物是最容易在腹内产生大量气体的。在这里必须谈及“主食”和“副食”这一对概念（或现象），主食这个概念一般是指米和面，副食指蔬菜和肉类制品。在城市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副食的食入量远高于主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主食和副食的位置发生了变换。而据笔者在晋、冀、鲁、陕、内蒙等地农村中的走访，蔬菜仍然相对是一种奢侈品，他们日常食物主要是土豆、白面、粉条、豆腐等，也没有出现“主食”和“副食”的概念区分。主食和副食的这种差别反映了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水平的差异，而那种被归属于主食的食物正是含淀粉量极高的食物。

我们的生活经验也表明：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群体间差异，也明显地反应在食物结构和饮食方式上来。学术界和新闻界对 90 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据中央电视台《生活 567》报道，“早上一般吃米饭，中午吃馒头，晚上吃面条”的饮食结构在农民工群体中十分普遍。另外，由于工作环境和性质等原因，更形成了农民工群体“风餐露宿”和“狼吞虎咽”的饮食方式，农民工这种食物结构和饮食方式也最容易在腹内形成大量气体。

^① 这里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农村，也不能简单地用“大部分的”农村来指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就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无法对全国大部分农村的饮食状况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我们可以采取另一个办法来说明这里所表达的意思，那就是让我们回到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中国农村，在那个时候，经济发展还未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城乡之间的那种差别是十分清晰的。



至此，我们在放屁、饮食与社会结构三者之间建立起（更准确地说是发现了）一种特定的关系，即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说明了在我们社会生活中，那些看似本能（或习惯）的现象，例如放屁和饮食，是与其所发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的（我们将在后面的部分中予以论证）。



三、作为一种社会忌讳的屁存在

文化人类学认为，忌讳属于社会中一些否定性的规范，对社会成员有着广泛性的约束作用。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形形色色的忌讳，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入门问讳成为人们习惯性的行为模式。一些历史资料和生活经验表明，无论是在西方文化还是在东方文化中，屁是作为一种社会忌讳而存在的，这种忌讳不仅弥散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广泛地存在于教育、礼俗、习惯、道德甚至法律等上层建筑领域之中。出于分析的需要，我们从放屁的行为和有关屁的言语两个方面对屁忌讳的社会存在予以必要的疏理。

（一）对放屁行为的忌讳

屁的行为即人类“放屁”的生理行为。在东西方文化中，放屁并不是一种随时随地可以随意进行的行为。

吉姆·道森（2003）在《人类排气的文化史》一书中，以详细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资料证明，人类世界“各种文化中都有着对屁严厉的、甚至可以致人死命的禁忌”。19世纪80年代，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在他的译著《天方夜谭》的一条注释中评述道：“贝多因人将打嗝归属于文明举止，却对‘腹内啾呀音’极端憎恶；假使此类音符不小心发了音，而那个旁观者竟然笑了起来，那他立即就会被砍死，因为这种事可是有关名誉的”。1619年到1620年间，理查德·乔布森上校在非洲的冈比亚河探险时写到：黄金海岸的阿善提部落成员“总是万分小心不在人前放屁……在他们眼里，这种事情应是万端的无耻，也是对他们人格的蔑视。”这个部落里曾有一位老人在向首领鞠躬时放了个屁，这使他羞辱难当，竟当下悬梁自尽。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布伦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也谈到，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人相信强大的魔咒从鼻孔进入人体，于是他们认为臭屁的侵入会给他们带来危险。法兰西民族是一个非常宽容的民族，但他们也不会对放响屁给予理解。法国人在一本给孩子看的礼仪书《小傻瓜，让我教教你礼貌吧》中告诫，在很多回避和控制放响屁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向古人学习，在饭桌下放一条狗，方便时随时推卸责任。与道森相比，埃利亚斯（1998）在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甚至大段摘录了西方古典社会初期上层社会对放屁行为的教化：

“这样做会得病的，请听老科斯关于放屁的格言……假如能够没有声响



地把肠子里的气排出来，是最好不过的……讽刺诗人艾顿的作品中也描写了类似的情况，他在神圣庙堂里向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问候时夹紧了屁股，就不让放出来……”

“用咳嗽声掩饰放屁声，使那些因自己的放屁声被别人听见而感到羞耻的人有了掩饰的手段。有一条古老的规矩说：每放一个屁咳嗽一声”

埃利亚斯在写完此段后，紧接着又特别地另加了一句话：“（注意：这本书所详细、认真而又无所顾忌地讨论的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完全成了私人的事情，在社会生活中严禁谈论）”，考虑到其著作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见在当时，放屁行为和谈屁的言论在西方世界仍是为人所忌讳的。尽管埃利亚斯也曾认，在当时也出现了社会对放屁行为和对屁的言论日渐宽松的征兆，但道森所收集的大量人类学资料更清楚地表明，在现代西方社会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对屁行为及现象的忌讳仍是十分普遍的。无独有偶，互联网上的一篇贴文也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屁忌讳在当今社会的严重性：大约 20 年前，在《参考消息》上有一则标题为“一响成绝唱”的奇闻，美国的一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在牧师问话期间，新娘突然放了一个奇响的屁，时正庄重，现场一片尴尬的安静之后爆发大笑，接下来新娘脸色突变，心脏病突发倒地，撒手而去。

在留存下来的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中鲜见谈及屁的，这更说明了我国古代社会对屁的忌讳。有一首广为流传的古体文《屁赋》写到：“在施之者，幸智巧有余；而受之者，笑廉耻之不足……言其坏风俗，轻礼义，乱先王之雅乐，失君子之威仪，侮其所不当侮之人，而放于所不直放之时，又谁能禁其耸肩掇臀，倒悬而逆施哉？”^①这篇赋文从词法来看，不像古人所作，但其主旨是与我国传统的价值观相符的，即放屁是事关仁义廉耻之事，是道德败坏的行为，君子所不为不齿之事。宋朝李坊等编著的《太平广记》中记录了一则佚闻，说隋代初期，南朝的陈国派使者来访，为了摸清使者的能耐，隋朝皇帝派大臣侯白扮成仆人服侍，以了解使者的学识、才干和人品。在“仆人”面前，使者态度轻狂，“乃傍卧放气与之言”，被视为没教养没礼貌，使者因此不受重视，无人问津，匆匆回国。^②清乾隆时大才子纪晓岚在《千金妙方》一书中也写到：“屁，臭也。急不可待，时也慌慌。圣人唯礼是从，轻不肯堂放。”^③在当今社会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不像古人那样对屁的忌讳达到了礼法约束的境地，但对屁的忌讳也是广泛存在的，本文开头所引述的第一段网文中叙述的事实已成为我们大

^①引至互联网 <http://sport.wink.cn/wenkusong.asp?id=1305>

^②引至互联网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622242.html/>

^③引至互联网 <http://www.zawen.net/html/whzb/2006-06-12-13-18-34.htm>



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不仅如此，当代社会对屁的忌讳还增添了某些嘲笑性的嬉戏效果（当然在古代社会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广为流传的笑话从另一角度证明了社会对放屁行为及现象的否定性态度。

1：一对年轻人经人介绍第一次见面，在刚要落座时，女孩不小心放了个屁，场面立显尴尬，可男孩却很幽默的说：你真讲卫生，这么干净的座还得吹吹。

2：一对青年男女在公园约会时，女孩特别想放屁，她想了个办法。

女：你听过布谷鸟叫吗？

男：没听过。

女：我给你学，布（放屁声）-谷（口中发出的声音）。

女：听清了吗？

男：放屁声太大，没听清。

对放屁行为的忌讳也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些事件性的影响。《北京娱乐信息报》刊登过一篇题为《学生当众放屁罚五元》的报道，北京平谷区金海湖镇胡庄小学颁布的一项校规是：“当众放屁一次罚款5元”，校方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保护环境争做文明现代人”。据一些教育界人士的说法，学校本身是一个提高学生素质的地方，学校制定各项规定也是为培养学生好的生活习惯，达到提高学生素质的目。¹无独有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美国阿拉斯加安歌雷奇市有位市议员提出一个名为《私人条例草案》，希冀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放屁，犯者“每屁罚美金百元”。

（二）有关屁的言语的忌讳

关于屁的话语也并不是可以随时随地可以表达和言谈的。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现象，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之一，人类关于放屁行为的记述，相比于饮食、住宿、病灾等日常生活现象，并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多少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仅如此，屁，这个字在我国古代被换作“气下曳”或“放气”，白话文则为“排气”。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出版《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的文化史》一书时，也将放屁称为“排气”。古人为什么不用“屁”字，一种粗浅的原因可能是正襟垂坐的古人认为屁与屁股相通，不能登大雅之堂（当然根本的原因不是如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女性）去相亲，回来后我们问她怎么样，她说，那男的爱说脏话，半个小时内，一次说了句“那算个屁事”，一次说了句“屁大点事”。就这么两句带有



“屁”字的话，同事认为他“太粗俗，层次太低”。可见，放屁，已经跟随地吐痰、随地扔垃圾现象一样被列入“不文明行为”的行列。同样，屁一词还与尿、屎等词一样被归入“不文明用语”，只有那些“粗俗”人才会干、才会说的。不仅如此，屁之所遭受的忌讳程度远胜于其它“不文明行为”和“不文明用语”，我们见过一些宣传语说“不准随地扔垃圾”、“禁止随地吐痰”、“禁止随地大小便”，但很少听过“禁止随地放屁”之类的言语。

或许，“屁”这个词在英语世界中是最具变换多端和扑朔迷离的。在英语世界里，屁(fart)是最为臭名昭著的“四字母词”之一。在此，我们不得不大量引用吉姆·道森有关屁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据道森(2003)对“fart”的词源学考证表明，屁一字的这种耻辱并不是由来已久的。屁(fart)这个字来源于古英语 *verten*(放屁)和 *vert*(屁)，大约六百年前，辅音 *v* 的发音转变为 *f*，于是 *vert* 变成为 *fert*，后来又进一步变为 *fret*。屁在古英语文学中第一次有据可查的出现，是在 1250 年左右的一首佚名诗：“*Bulluc stertess, bucke vertess*”，直译的意思是“公牛腾飞，牡鹿屁吹”——表达了它们对即将来临的夏天的喜悦。1775 年，塞缪尔·约翰逊在编撰《英语语言字典》时，他并无太多顾忌，将动词“放屁”解释为“身后排出气体”，可见当时还不至于对屁的言语有严厉的忌讳。但不知什么原因，“到了 18 世纪末，伦理道德的权威才开始积极地对此现象进行镇压。”在 18 世纪末编著的《聿氏新国际牛津词典》中，对 *fart* 一词所注的标注中却说此字为“非正式用字”。在美国，1909 年第一版和 1934 年第二版的《聿氏新国际牛津词典》中则完全删去了屁这个字。可能从此以后，屁这个词便完全具有了粗俗或粗鲁的含义，英语便不得不仰仗其它一些更具有创意的词来取代“屁”的位置。

首先，人们想到了 *crepitate*(噼啪响)，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 *crepitare* (发出噼啪响声)和 *crepitus ventris* (屁，字面意思是噼啪响的风)。……有教养的场合更常用的一个词是 *flatulence*(肠胃气胀)，这来源于拉丁文动词 *flare*(吹气)。然而，甚至在罗马时代，与 *flare* 相对的名词 *flatus* 就已显得十分清高；普通老百姓用不起 *flatus*、*peditum*、*crepitus ventris* 等词，他们只能把屁叫做 *bumbum*。今天，*bumbum* 通过 *boom-boom* 的说法保留下来，我们常用 *boom-boom* 以及 *stinky* 指小孩放的屁。……不过，就算今天，*flatulence* 仍是多数报纸唯一允许出现表现屁的词。

在英语世界，其它常见的、礼貌的表达屁的短语还有：“排放空气”(passing air)、“排风”(passing wind)——都与食物和气体未经消化通过人体内的自然过程有关。



“更多时候，‘屁’是匿名的，或者仅仅是个代词，比如 it [‘你放它（屁）了’？]，one [‘他放了个（屁）！’或‘她撕开个（屁）！’]，them [‘他一晚上都在放它们（屁）！’]。”

当前，在英国，安静的屁又被叫做“软毛”(fluff)、“瞎屁”(blind fart)。要不然，若是它足够臭的话，也叫“大管家的报复”(the butler's revenge)。在美国，人们叫它“轻轻吹”(whiffer)、“一半屁股干的鬼祟行为”(one-cheek sneak)，“滑溜的人”(slider)、“裤子的咳嗽”(a trouser cough)、“坐垫爬行者”(a cushion creeper)，或者，如果随之飘来的气味臭得与其偷偷摸摸的行为不太相称的话，人们又叫它“S. B. D”(silent but deadly 沉默而致命)或者“S. A. V”(silent and violent 沉默而威猛)。

英语世界对屁的委婉表达与中国古代把屁拟称为“气下曳”或“放气”是一理相通的，说明不同文化中都有一种对屁的言语方面的忌讳存在，这种忌讳不仅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也在人类语言的使用上形成规避。这种从行为和语言上的双重规避经过历史的沉淀最终深刻地镌印在各种文明最深层的“记忆”中，形成人类文明史中最为隐秘的特征。



四、从生理现象到社会忌讳的社会发生学

(一) 一些解释和问题

1913年，约翰·伯克再版他的《各国粪便学治疗法》（道森，2003）时，曾请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为其作序，弗洛伊德这样写道：

文明人看到任何使他们过多想起自己动物本源的事物，都会明显地感到局促不安。他们试图模仿《浮士德》最后一幕中的“更完美的天使”，抱怨着说：“我们始终要忍受那尘世的羁绊……”，我们已选择脱离困境……否认这困扰我们的“尘世的羁绊”，将它互相隐瞒，对它不闻不问，免得它声称人们对它的关注原本是我们本质的一个有机组成。

在这里，弗洛伊德依从心理学的路径，从对人类潜意识的分析出发，认为人类把自身自然本性的一些事物视为“尘世的羁绊”而否认他们的存在，如此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否认我们自身的自然本质，再通过相互间的互相隐瞒，即通过一种类似于“掩耳盗铃”的方式，来脱离这种人类自身的困境，这就是文明的法则。弗洛伊德是要证明，人类自身自然的、动物的属性是人类本质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许还内化成为人类的潜意识，无论我们“抱怨”，或者“忍受”，或者“隐瞒”，它始终通过自身的运作法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如此，我们不如选择大胆宽容的态度，正视我们自身的“困境”，而“粪便”便是这样一种“我们本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虽然人类不能正视它，但它确实在微妙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弗洛伊德的分析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如果用他的逻辑来分析放屁行为及现象的话，那么他的关注点则是：作为一种生理行为的放屁现象是如何通过人类潜意识的运作而被塑造成“尘世的羁绊”，这是很有意义的。但弗洛伊德使用的“本性”、“潜意识”等心理学概念的抽象性却显示出心理学（与社会学相比）在分析此类问题时的局限性。首先它仅仅看到了人类“动物本源的事物”具有某种社会性的意义，但却无法推断这种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只能笼统地归结为潜意识的作用。其次，它无法解释这种具备了社会性意义的“动物本源的事物”却为何又因不同情境产生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义。第三，它更无法解释这种“动物本源的事物”为何又因时代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或是某种程度的变迁。



另一种解释则认为人类对屁的忌讳最初的起因应该是来源于其刺鼻的臭味。^①

我们的先民可能很早就将屁与疾病和瘟疫联系在一起，“许多人类学家相信，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起源，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就失掉对性、暴力以及领地标记气味的极度敏感……可能我们闻道之初是在中世纪，正好抬起鼻子就撞上了一堆恶臭，当时哲学家终日被粪堆、横流的阴沟、臭水洼包围，于是便认定了人类的嗅觉是粗鄙的东西，因为它并不曾增进人类的智慧，或给我们带来世界的美。我们的鼻子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儿，只能是就致命的空气对我们警而告知，这些空气遭到败坏，每隔几年就会给人类带来一次疾病和瘟疫”（道森，2003）。

为了摒弃这种令人讨厌的气味，先民们于是对随便放屁的人予以谴责和排斥，久而久之，就约之成俗，这大概就是我们对放屁持否定态度的最初起因。吉姆·道森（2003）甚至认为，我们先民对屁的讨厌是与我们花大量时间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植香除臭是同一个道理，“虽然我们制造着空前数量的个人垃圾和臭气，但我们的隐秘排泄系统会将它们统统排掉，以便清洁或倾卸到远离我们敏感的鼻孔的地方”。

但人类的放屁现象毕竟不是疾病和瘟疫，人类所排放的气体对环境的污染也远不及其它一些动物的屁对环境的污染^②。因此单纯的对环境污染的担忧所引致的对屁的讨厌和排斥并不能最终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忌讳。事实上，同人类社会许多其它的事物和现象一样，屁行为及现象既不能单纯地从生理学的行为能力去界定，也不能从“唯理智主义哲学”的一般概念去定义。“社会学的确立是通过客体建构的运作过程而实现的，只有通过揭示自己借以确立的客体建构的运作机制，以及自己的基本概念产生与流通的社会条件，社会学才能把自己从所有形式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布迪厄，2006）。因此，一旦我们把放屁行为及现象放入“客体建构”的过程中、放入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考察，正像布迪厄（2006）对“paysan”（法语中“农民”一词）所做的分析一样，“那我们就会复归到那种最明显地充满着社会性内涵的意义上来”。

（二）屁忌讳的社会发生学

如此，我们的立足点必须再回到屁的“客体建构的运作过程”。我们首先提出一

^①科学研究已表明，屁的臭味来自氨、氧化硫、靛基质、粪臭素、挥发性胺、挥发性脂肪酸等，它们在屁中只占1%左右。这是由嫌气性细菌和大肠杆菌等腐败菌，在分解蛋白质时产生的令人讨厌的恶臭气体，这些气体通常是有毒的，并且对环境造成污染。

^②据美国加州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表明，一群牛所排放出来的屁，比一辆车可能造成的污染还要多。另，新西兰政府也认为，牛羊排放出的臭气中含有大量甲烷，会损坏地球臭氧层，由此可加速地球升温。据此，新西兰政府专门制定了牲畜排放气体臭气税。



个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否存在过某些阶段——在这些阶段，放屁行为只具有生理学上的意义，而不像它今天所呈现出那种忌讳形态？答案或许是肯定的。道森（2003）指出，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那里，放屁现象呈现出两种意义，一是喜剧性的杂耍^①，二是生理上的健康^②。只有到了18世纪，伦理道德的权威才开始积极地对放屁行为进行“镇压”。埃利亚斯（1998）则更清楚地指出这种“镇压”发生于17世纪西方社会俗称“古典时期”的初期。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转变，其基本过程如何，又有什么样的逻辑蕴藏其中呢？在深入分析这些问题之前需要作两点方法论的说明。第一，出于分析需要，我们将把屁行为及现象从生理现象到社会忌讳的社会学发生过程切分为几个层面，但这些层面仅具有学理意义，在现实社会运作过程中，他们基本上是浑然一体的。第二，出于理论逻辑的需要，在本部分中作了大量理论性的假设和推理（尤其是有关人类早期屁行为及现象的社会发生过程）。尽管在许多领域还无法找到足够的实证资料，但我们完全可以用证伪的方式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总体来看，有关屁忌讳的社会逻辑过程发生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从人类无差别的生理行为到更经常发生于部分社会成员中的行为。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人类的食物来源基本靠采集和狩猎，火的使用和制作食物的技术还远不像今天这样娴熟。分工和阶级在那个时期还未出现，大家一起劳作，按照原始共产主义的模式来平均分享食物（如果有什么例外的话，那就是老人和小孩得到更多的照顾，最好的食物一般优先他们）。可以想象，在那种恶劣的饮食状况和生活条件下，放屁行为是原始人类——即我们的先民最频繁而最普通不过的生理现象，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那个人今天放屁更多一些，那些人更少一些，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可以推断，放屁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不仅生理意义的差异不明显，而且大家对放屁这种现象习以为常，也不会有因有人放屁而受到谴责的事情发生。

但是，随着生产力车轮的滚动，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大的变化是分工的出现，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逐渐从原始人混沌的生活状态中分离出来。与社会分工的发展相伴随，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以前那种大家相互平等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自由人与奴隶、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出现了，城乡间的对立也接踵而至。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推进使剩余产品的出现成为可能，而社会关系的变化则形成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成果的事实。城市的出现，也使得大量种类繁多的食物更为集中和方便选择。这样，在自由人中、富人或城市中，随着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

^① 早期雅典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阿里斯托芬就曾在雅典卫城南面举办的酒神节庆典上，用那些某某偶尔肠胃气胀的笑活来取悦观众。

^② 公元前1世纪罗马哲学家西比塞罗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到：我们要大胆的放屁，就像大胆地打饱隔一样。



可供选择的食品种类增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闲暇时间的出现，使对食物的精雕细作便成为可能。富人们既不用辛苦劳作，也不用再餐风露宿，他们可以安稳地坐在家中，细细地享用奴仆精心制作的美食。最迟在野蛮时期的中级阶段，在城市中生活的富人已过上相对“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不用再吃那些种类单一并且常半生不熟的食物了，他们开始讲究如何使食物更有营养，更好消化——这种技巧在当今社会达到淋漓尽致的展示——真正意义上的烹饪技术和饮食礼仪出现并发展起来了。

随着食物种类和饮食方式的变化，可以断定，和穷人相比，富人不再那么频繁而大量的放屁了（当然作为一种生理现象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至此，人类放屁经验完成第一次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与社会出现“穷人与富人的对立”这一“最为深刻的历史事件”^①相伴随并为后者所决定的，即从人类普遍的一种生理现象成为一种更经常地、更普遍地发生于部分社会成员（即穷人）中的行为。

我们至此还无法确定这一发生于“身体”中的奇妙转变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决定性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经由这种转变，放屁行为部分地获得了社会性的意义，即它至少在表面反映了社会逐渐成为富人（上层社会）和穷人（下层社会）相并存和对立的事实。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放屁行为及现象是如何最终演化成为一种屁忌讳的存在形态。

第二个层面：从部分社会成员的经常行为到否定性的社会行为。

虽然，放屁行为成为一种更经常地、更普遍地发生于下层社会成员的行为，但这里还主要是发生在生理层面，即更多地是我们身体功能的自然表达。在这里，它还没有被纳入道德评价的范畴。但在其后的社会生活的逻辑中，屁行为及现象却日益被贴上社会下层成员专属的标签，并遭受到一种否定性的道德评价。

此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布迪厄（2006）对“地区性方言”的社会贬值过程的研究为我们分析这种变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与此相关的是，地区性“方言”所遭受到的社会贬值使其产生了分化（与其对书面形式的拒弃相关联）和内部瓦解（通过词汇与句法的借用），结果，所有的地区性的方言都被取代了，它们的通俗与纯口头的运用退化成了土语。在被抛弃给农民之后，它们被加上了负面的和贬义的界定，与高贵的或文学的运用相对立。在其它许多例证中，关于这一点的一个标志就是指定给土语这一词语的意义的变化。它不再表示“难以理解的言说”，而开始指代“诸如

^① 恩格斯语。



普通人那样的污浊、粗俗的言说”。

以上这段话是布迪厄比较奥克语^①和巴黎语的不同命运后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都是方言，为什么巴黎语最后成为官方语言，而奥克语则成为“污浊、粗俗的言说”？布迪厄指出巴黎语是巴黎“有教养的圈子里发展起来的通用语言”。对于“有教养”一词，埃利亚斯（1998）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进行了概念性的解释：“有教养”首先是指人的行为和举止，指人的社会状况，他们的起居、交际、语言、衣着等。

在“文明”概念形成和流行之前，“礼貌”和“有教养的”这两个概念具有与之相同的作用。欧洲的上等阶层曾以这两个概念在被他们认为是具有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面前表现出一种自我意识，并以它们来表明自身行为的特殊。正是这种特殊性使他们觉得自己有别于所有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十八世纪下半半，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对具有鲜明特征的“普通人”以及“野蛮人”的看法标志着一个人在社会内部对峙中的状态。

可见，所谓“有教养的圈子”并不是指别的什么，正是指上层社会：最初是宫廷社会，后来是“中等阶层”以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形式——资产阶级。布迪厄用“区隔”、“分类”等概念分析了资产阶级为维持其优势地位而形成其特有的阶级惯习和品味；而埃利亚斯用“文明”、“有教养”等概念说明了上层社会为维持其“体面的生活”而形成的特有的生活礼仪。

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讨论两位社会学家的思想，是因为我们认为，屁现象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命运变迁的过程。社会分为穷人和富人这一历史事实，最终形成了“极小规模财富、权力、声望占有垄断地位的上层与极大规模的贫困者、无权者组成的基本社会”（王思斌，2003）。上层阶层为维护其优势地位，不仅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建立绝对的控制地位，而且也努力“形塑”适应其优势地位的社会状态。与此适应，一整套完善的形塑技巧发展起来。这些技术从外在形态上可简单分为“刚性的”和“柔性的”两种形式：所谓“刚性的”技术就是对各类资源的强制性垄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各种禁令性的规定，形成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巨大沟壑。而“柔性的”技术则通过巧妙鉴别、区分、利用两个社会成员间日常行为方式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人类日常社会生活中往往被认为是“自然的”或“与生俱来”的——涉及到吃、穿、住、行甚至言、说、视、听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鉴别、区分和利用的成果则是我们称之为修养、礼仪、品味之类的东西。上层社会成员往往被认为是教养、讲礼貌和富有品味的，而下层社会成员则是普通、粗俗甚至下贱的——正如埃利亚斯所

^① 奥克（oc）是中世纪法国卢瓦尔河以南地区的用语，奥克语指的是上述地区的方言。



言：日常行为的讲究具有了社会等级标志的意义。

正是在此一背景下，利用“富人没有穷人那样更频繁、更大量的放屁”这一生理事实，屁行为及现象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一“鉴别、区分和利用”的社会逻辑中。正如奥克语的命运一样，因饮食状况不同而导致的社会成员放屁行为的差异，不仅被归属为下层社会成员的经常行为，更在一定程度上被界定为社会最底层成员的专属行为，并最终为上层社会“予以”否定性的道德评价。至此，放屁行为及现象经历了第二个层面的构建，它被扔给下层社会，并被贴上否定性的道德标签，形成系统性的社会差异。

第三个层面：从否定性的社会行为到全社会的忌讳行为。

现在，我们看到了两幅截然相反的社会生活图景：一幅是上层社会文明的、有教养活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对的是下层社会成员的混乱、粗俗和毫无节制的生活方式。社会被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和两种相互对立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分裂而对立的社会其存在本身就成为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在极端对立的状态中生存下来，对立所导致的冲突迟早会突破社会秩序的界限，进而摧毁到上层社会群体的优势地位。由此，一种看似悖论的逻辑发生了，即上层社会为了构建其作为优势阶层的地位，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形塑”（或制造）分裂和对立；同时，上层社会为维持这种优势地位，又必须在社会生活中“模糊”（或掩饰）这种分裂和对立。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就是，既要让穷人认识到自己是穷人，还要不让他们因为对自己这种穷人身份的认识及随之而来的不满致使社会秩序的崩溃。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技术，一种其目的旨在使全部社会成员在社会等级秩序中各安所命的新技术。

一旦放屁行为和现象被扔给下层社会，并被贴上否定性的道德标签，那种被福柯称为“微观权力”或“规训的权力”便开始逐步渗透到社会的深层结构和细微角落中去。首先是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自上而下的压力，这种压力并没有使用外观上赤裸裸的强制形式，而且充分利用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教育、科学、宗教、法律、文学等——必须指明，这些文明成果是在上层社会所主导的社会逻辑中生产出来并为其所控制和服务。一种由“文明成果”有机整合的规训网络和机制形成了：在对儿童的启蒙教育中，放屁行为被作为一种不文明行为来灌输；在医学领域，屁被作为污染和瘟疫一类的现象，并对他人和环境产生危害，甚至一种“无屁豆”的食品被发明出来；在各种宗教场合中，放屁被作为是对神的大不敬，不仅受到他人的排斥，更要受到自身良心的谴责；在司法领域，甚至要立法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放屁；文学界则对放屁行为及现象致以最愤慨的讨伐，一切粗俗下流的事情都与屁联系起来；语言学家甚至创造了一些非常“优雅”的词汇来代替屁这个词，一些在正式场合说话含



有“屁”字的言语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道森（2003）以更生动的语言描述了18世纪西方世界各种规训的权力对屁行为及现象所进行的压制。

从那时起，大不列颠和美利坚便开始了他们尤其突出的一段与屁魔斗争的艰难时光。科学家费尽心机要治愈屁症；礼节书刊对屁严加训戒；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淑女努力摇晃她们的裙撑，掩耳盗铃，文屁饰非；出版商们则遁屁之意于婉言，或直接删屁之形于始端；而清教徒们干脆宣布，放屁就是罪。

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将这种规训权力的范围继续扩大，以至可以囊括了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方面。但是如果一直按此思路继续下去，我们有可能忽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下层社会成员的自下而上的认同与配合对于屁忌讳形成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与上述规训权力无所不渗透的情形相对应，另一方面，下层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这种否定性道德评价的构建之中来。最初是出于对上层社会生活的羡慕与模仿，或是为了获得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下层社会成员不得不强迫压制自己的放屁行为，并在言说中尽量避免那些直接带“屁”字的词语，有关“屁”的言语也被整合进这一进程中来。其后，这种行动被逐渐培养成为社会成员一种自我内在的心理自觉和行为习惯。最后，经过持续地复制、扩散的社会逻辑过程而成为社会忌讳的存在形态。我们至今仍可以通过对小孩子行为模式的考察来部分地“窥视”这一过程：在丽贝卡·威尔斯的《丫丫姐妹的神圣秘密》（道森，2003）一书中，他描述了一班八岁的路易斯安那州女孩怎样在一次秀兰·邓波尔模仿比赛上哄笑她们中的一位同学在台上骄傲地砰然一声。但是，大约在三年级左右，所有这些小女孩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群刻薄的小学究，随时将她们的嘲笑瞄向任何从人体里发射出来的贼声贼气。

最终，屁从一种上层社会所界定的否定性社会行为转变为一种社会忌讳的存在形态，并获得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可和遵从，而它原初不过是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放屁行为及现象的一种道德评价而已。至此，屁的命运经历了第三个层面的构建，即从上层社会的一种否定性道德评价成为全社会的否定性道德评价——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一切社会成员被卷入或被整合到维持社会等级秩序进程中来。



（三）屁忌讳的形成与权力运作的特性

无论是“鉴别、区分或利用”的手段，或是“形塑”与“模糊”的技术，它们都影射了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逻辑。换句话说，屁行为及现象之所以成为社会忌讳的存在形态，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权力的运作逻辑。但是，与社会生活中一些其它的事物和现象相比，在屁忌讳的形成过程中，更加突显了权力运作的诡异特性。福柯使用“微观的权力”、“权力的操作策略”以及布迪厄使用“权力的象征性”等概念均深刻地认识到权力运作的这种诡异特性。在前一章节中，我们曾借用了这些概念来论述这种特性。为了更系统地认识这种诡异性，有必要从以下三方面予以更深程度的总结。

1. 权力运作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指在屁忌讳的形成过程中，权力采取了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运作路径：一是积极地“鉴别”、“形塑”或“制造”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差异；而另一方面又要努力地“消除”、“模糊”、“掩饰”二者间的差异。这种看似完全相反的运作路径，其功能却是殊途同归，目的都是取向于维护上层社会的优势地位。而也只能靠这种两面性的权力，社会生活才能维护在上层社会所要求和主导的秩序内——只有在这种秩序内，上层社会的优势地位才能得到维护。

2. 权力运作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是指权力不再单纯地采取“一目了然”形式，而是充分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微观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吃、穿、住、行或言、察、视、听等社会生活的“毛细血管系统”。其次，它也不再主要依靠赤裸裸的经济的或政治的强制形式，而是有效地利用教育、科学、宗教、法律、文学等“文明”形式，尽最大可能取得社会成员内心世界的认同。正是通过这种依附性的策略，权力的使用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合法性，并最终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意志。

3. 权力运作的公共性。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运作，权力最终被披上一层“公共性”的神圣外衣，即对屁行为及现象的否定和排斥乃是为了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是维护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公共意志。而事实上，正如我们所做的分析，屁忌讳本质上却不过是部分社会成员——即上层社会为实现其特殊利益和意志而构建一种特殊的社会设置。



五、“无所忌讳”的屁行为及现象与其社会逻辑过程^①

(一)“无所忌讳”的屁行为及现象

扎克斯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道森, 2003)一书中提及:截止到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存在着左右两翼围绕“禁屁”和“倡屁”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还在伊拉斯塔斯出版于1530年的《儿童礼仪》一书中达成了妥协:“悄悄放屁是一种美德”。在《人类排气的文化史》中,吉姆·道森也不得不承认:“纵观欧洲历史,长期以来肠胃气胀一直作为人们幽默的源泉而备受推崇,这种现象在下层人民中尤其”。^[41]据马林诺夫斯基的考证,在19世纪中后期的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的小说《土地》里,有很多关于法国十九世纪农民的生活片断,里面写道他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就很粗俗的大放臭屁而毫不害羞。

为了更生动地描述这种事实,必须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来。在小孩子间广泛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屁、屁、是五谷的气;没屁硬挤,锻炼身体;有屁不放,憋坏心脏;大屁一放,浑身舒畅。”在小孩子的生活世界,或许放屁是其最感兴趣的乐趣之一,“他们天性率真,往往不知为大人所忌讳,但他们却也知道屁的味道不怎么好闻。所以,围坐的人中,有敲响屁者,最先发出笑声的必是孩子,然后会一声紧一声地问是谁放的屁,直问得孩子的父母和放屁的人都很尴尬;如果放出的是闷屁,孩子会一边煽着鼻子一边说:‘谁放屁了,这么臭?’”。在进行本研究的过程中,身边的朋友(也即我的访谈对象)讲述了许多关于屁的故事。其中一个发生于某位朋友中学时候的经历:

上中学时,有一个同学,非常顽皮。那时,农村的孩子上学,午休时,常就睡在课桌上,每当大家快要睡着时,他就会突然放一个又大又响的屁,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而他却装做没事人一样。有同学说,你有本事再放一个。他吸一口气,腰一弓,又是一个响屁,并且自豪地说“你叫我放多少,我都可以给你放出来”。这时,不少同学都认为他吹大话,纷纷怂恿他继续“表演”,他见大家支持,马上变得“疯狂”起来:吸一口气,腰一弓,一用劲就是一个,一直放了一百多个响屁,还不时用眼睛、手指等肢体语言相配合

^①“无所忌讳”的屁行为和现象意指:虽然社会对屁行为和现象的否定性评价达到忌讳的程度,但总有一些“敢冒天下之大不讳”的屁行为和现象存在。在这里“无所忌讳”一词也可用“不避嫌”、“不在意”等词来代替,并且这些词在这里均不含有任何感情色彩。



做瞄准和射击姿势……

另一件是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趣闻：

农业合作社时，到冬季每家每户都要出工去山里修梯田，那时大家吃的东西全是土豆，炖着吃，蒸着吃，烤着吃，反正全是土豆，再加上风餐露宿，大家的屁都多，但有一个家伙的屁尤其的多。他很爱和人开玩笑，虽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是链子嘴，常常一说就是一串，还都非常押韵。一到大家围在一起吃饭时，他就说唱起了顺口溜。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一边唱一边竟然用放屁声来伴奏，都是那种小屁，但却很响，唱一句放一个，一声高，一声低……

无独有偶，19世纪末，法国人约瑟夫·普约尔，人们大多称他为“派多曼”。他靠一项独特的放屁技艺在红磨坊^①走红，全巴黎的人都对他的表演感到无比震惊。他可以用放屁模仿各种令人惊叹的声音，如动物叫声、他岳母的说话等，还能给管弦乐队伴奏，放出音调很准的屁，并且节奏也恰到好处。据说其一天的票房收入能达到两万法郎。

以下的故事则来源于我自身的生活经历。上高中的时候，大家学习紧张，没什么好玩的，就琢磨着怎么搞点小把戏。于是一种不知何人所创的用手掌插在胳膊和腋窝之间，再通过胳膊向腋窝的猛烈撞击就能发出酷似放屁声音的恶搞把戏就被发明出来了。这种把戏当时在学校十分流行，据后来所知，这种把戏在全国各地的中学里都存在。同样，生活在美国的吉姆·道森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高三时，我一哥们教会了我怎样挤压两手掌的办法模仿放屁”。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调研农民工生活状况的作业。在作访谈时，我的访问对象——一位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不停地放屁，他自己也感觉很不好意思，他解释说，“我们的生活很平淡，白天忙一整天，晚上躺下，最大的乐趣就是相互比赛放大屁”。

（二）对“无所忌讳”的屁行为和现象的一种解释

正如其它许多违反和破坏社会规范的行为一样，上述丰富的历史材料和生活经验证明，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无所忌讳”的屁行为及现象。越轨理论用“欠社会化”或“反抗行为”等理论来说明越轨行为存在的原因，其总体的价值倾向是：虽然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越轨行为不可能完全被禁绝，但是，要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就必须指向“禁绝”的目标去消灭种种越轨行为，那怕是将其控制在最低的限度之内。

^① 红磨坊座落于巴黎以夜生活闻名的蒙马特尔区皮盖尔广场附近，是一座著名的国际流行音乐厅建筑群。



如果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屁忌讳的存在，我们就只能认为“无所忌讳”的屁行为及现象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其结果就是对其进行消灭和禁绝。如果按此思路去分析屁忌讳，我们有可能犯了两种形式的错误：一是从屁忌讳的表面形态来认识其存在形式，而没有指涉其社会发生过程；二是以简约化的方式删减了社会逻辑的复杂过程。

如前所述，屁忌讳的形成是出于这样一种社会逻辑过程：为了建立社会等级结构和秩序，必须突出屁行为及现象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差异；为了维持这种结构和秩序，又必须对这种社会差异进行适当的模糊化处理；而屁忌讳就是用来处理这种“二难困境”的一种社会设置，本质上反映了社会中群体间的对立关系。它的存在既不是对屁行为及现象的单纯压制，更不是对其的完全禁绝。换句话说，屁忌讳是对屁行为及现象之社会存在形态的规范性技术或策略性工具，而这种技术或工具则以一种可称之为“区分——限定”的社会运作方式把放屁行为及现象置于特定的群体和空间中。

1. 把社会成员区分为“小孩”与“成人”，把放屁行为及有关屁的言语限定在小孩中，而对成人则予以道德的谴责。

2. 把社会群体关系区分为亲密群体与正式群体，把放屁行为及有关屁的言语限定在亲密群体中，而对正式群体则予以否定性的道德评价。

3. 把社会空间分隔为私人场合与公共场合，把放屁行为及有关屁的言语限定在私人场合，而在公共场合的放屁行为被予以谴责。

4. 把社会空间划分为严肃性的场合和嬉戏性的场合，把放屁行为及现象限定在嬉戏性场合中，而在严肃性场合则予以禁止。

以上几种模式仅是我们针对本文所介绍的一系列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归结和抽象（但仅是一个很不完整的归纳）。如果把这些模式相互交错，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具体模式。我们希望这些较为系统的总结能为一系列相关现象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存在大量的屁行为及现象需要我们提供更有效的解释模式，但无疑“区分——限定”是其基本的逻辑过程。可见，“无所忌讳”的屁存在实质上并不是无所忌讳的随意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被严格区分和鉴定并被有限使用的行为；“无所忌讳”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屁行为及现象的忌讳存在形态。

在此，需要进一步指出：这个逻辑过程也再次充分地体现了权力运作之两面性、依附性和公共性的诡异特征。首先，通过区分和限定的策略，完成了对等级对立、阶层差异等社会事实的形塑及模糊化处理；其次，通过对群体关系、空间关系等“自然”特征的区分和限定，权力被披上一层“自然而然”的外衣；再次，这种区分和限定的技术采用了全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形式，它不仅隐藏了这种区分和限定本质上不过是上层社会的一种道德认知，更隐蔽了上层社会成员的优势地位和对社会的主导权。



六、结语

现在，再回到本文开始所做出的判断：人类有关屁的行为及现象与社会结构具有某种对应关系。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屁行为及现象之所以作为一种“不可言说物”，本质上不过是一种社会逻辑过程的必然结果，即优势阶层为建立和维护其利益，通过其主导的权力运作逻辑，有意或无意地构建的一种社会设置。正是通过社会的逻辑过程，屁行为及现象最终被形塑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那种屁忌讳的存在形态。

“关于屁的前途和命运”——许多关注此研究的人谈及到这个问题。此问题可以转化为如下表述，即屁忌讳是不是屁行为及现象的最终存在形态呢？考夫曼（2001）在对裸露行为的研究中把身体解放的文明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埃利亚斯所提出的“举止和情欲的控制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禁忌和尽可能远地躲避直接接触身体而实现”，这一阶段体现了肉体与精神的绝对对立。但是，“当严管和禁欲 19 世纪发展到极至时，一种对身体的新关注应运而生，开始了文明进程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身体向自然的回归，但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文化的升华”。事实上，依据道森（2003）的判断，“在过去十年中，放屁在美国和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已逐渐变得正大光明”。那么又如何解释屁行为及现象的这种“向自然的回归”，或者说屁忌讳走向“文化的升华”呢？

我们认为，这种变化与当代社会的某些结构性特征是紧密相关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西方社会）的极大发展，“不论就其发展结构、速度、节奏和效率而言，还是就生产数量和质量而言，都是空前未有的……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西方社会，不仅具有其本身特殊的性质和运作逻辑，而且还包含着迄今为止尚未被彻底揭露的奥秘，其中包括这个社会的诸因素的内在相互关系及其功能，尤其是在这个新的社会中人的因素的新变化及文化诸因素的性质的问题”（高宣扬，2005）。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后果：一方面造就了比例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各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社会被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个群体紧张对立的状况渐有改善。另一方面推动了所谓西方后现代学者称之为“消费社会”的形成。在消费社会中，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在吃、穿、住、行等社会生活领域形成以“享受”为主要目的的鲜明特征。对大多数人来说，从吃、穿、住、行等社会生活领域来划分社会等级的方式日渐显得困难和没有意义（当然，这四个方面之间也有程度的不同，相对来说，社会成员间吃和穿的差异比住和行差异更为微小）。另外，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教育的普及化等原因，社会成员间的诸多社会性差异也



日渐消弱。伴随着这种社会差异的消弱，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心理结构也逐步发生了变化，我们试图可以推定，以社会成员饮食差异为前提条件的屁忌讳也将会日趋式微。这也正解释了道森关于英美社会近十多年来放屁在某些程度上变得正大光明的判断。



参考文献

- 吉姆·道森, 2003, 《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文化史》, 沈跃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让-克鲁德·考夫曼, 2001, 《女人的身体 男人的目光: 裸乳社会学》, 谢强、马月译, 北京: 社会学科文献出版社。
- 马广海, 2004, 《禁忌的界限》, 《民俗研究》。
- 皮埃尔·布迪厄, 2003, 《实践感》, 蒋梓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诺贝特·埃利亚斯, 1998,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研究》, 王佩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 皮埃尔·布迪厄, 2006, 《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 褚思真、刘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思斌, 2003, 《社会学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高宣扬, 2005 《当代社会理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乌丙安, 1985, 《中国民俗学》,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 朱国华, 2004, 《权力的文化逻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帕森斯, 2003, 《社会行动的结构》, 张明德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戴维·斯沃茨, 2006, 《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陶东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丹尼斯·朗, 2003, 《权力论》, 陆震纶、郑明哲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杜赞奇, 1994, 《文化、权力与国家》, 王福明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布迪厄, 1997,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包亚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后 记

作为几年来学习的一个结果，我的学位论文即将交付答辩。正如在本文导论中所提出的，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学生，长久以来，“社会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此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的思绪。我曾经关注过一系列社会现象，从最初对“都市空间结构”、“村庄时间格局”的思考，到有关“首饰社会学研究”、“眼镜社会学研究”的探索，最终以很“偶然”的方式选择了屁行为及现象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主题。对我来说，这些主题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它们仅是我所思考的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或一个载体。我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即社会运作的深层次逻辑，而其核心内容就是权力运作的逻辑——以上一系列主题均可用这一问题来解释。

但是坦诚地讲，到目前为止，通过对“屁忌讳”的研究是否已经发现了社会运作的深层逻辑呢？我仍然不能肯定。这倒不是说屁行为和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具备社会学研究的意义，而是因为笔者自身学术水平有限——只有当抛开别人的著作，独自开始观察一种社会事物的时候，我才深深地发现自己的思维逻辑是那么的粗糙，而语言更是如此的捉襟见肘。虽然如此，大量的阅读和勤于思考的习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跨越了社会学的门槛，一种称之为“成问题化”的思维方式已经潜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跨越”所引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社会学的门槛之外看社会时，社会仅是一个众多事物和现象的简单排列和聚合，既杂乱又直观以至于平淡无奇；而在社会学的殿堂中看社会时，社会中每一件事物和现象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呈现出一幅环环相扣、步步相随甚至是别有洞天的景象。我想，这或许就是社会学的生活。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导师李亚雄提出诸多指导意见，其中，“屁忌讳的社会发生学与权力运行的逻辑”和“关于屁忌讳的前途和命运”两个问题的构思灵感直接来源于李亚雄老师的建议。另外，本文在选题之初得到了社会学系刘宝卿老师的鼓励，社会学系符平在本文的选题、构思、起草和修订等方面均给予笔者无私的帮助。在此，谨对他们的支持和关心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高建伟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